

午夜恩仇

王厚强

山东文艺出版社



午夜恩仇

王厚强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泰安市印刷二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125印张 2插页 290千字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29—0330—3

1·290

定价5.60元

内 容 提 要

双河县凤眠坡党支部书记吕凤江，借贯彻承包责任制，利用手中的权力，将集体的果园占为己有，从而获取暴利。群众怨声载道，纷纷投诉，谁知石沉大海。罗淑君与兄罗一山深鸣不平，借新任县长谷中泉刚到任之际，午夜冒雪去县政府上访。昔日的恋情唤起谷中泉心中阵阵隐痛，他决定秉公办案。然而明暗阻力，接踵而来。信访科长刘好好在谷中泉身上看到了正义的力量，改革的希望，一改自己大半生的处世哲学，及时指点迷津。被吕凤江占有而心中仍念着罗一山的“白月季”，终于交出“果园分赃会议”的录音带，然而，就在东窗事发的时刻，她却服毒自杀。

谷中泉冲破庞大的社会关系网，果断处理此案，一一剥下吕凤江“模范党员”、“先进支书”的外衣。而人性复归的吕凤江也开始忏悔自己的过错。最后，他没有躲进一个比一个大的保护伞，却到了性情粗野的罗一山的凶器下……形势再度动荡、险峻。罗淑君在爱河中沉浮、徘徊，陷于困惑、苦惱中的谷中泉在官场上又面临新的冲击……

作品真实地展现了在历史转变的阵痛时刻性格复杂的各种人物，并通过这些富有哲理内涵的人物，揭示了残存在社会上的封建意识和改革之路的艰难。

目 录

第一章	雪野夜行人	(2)
第二章	雪地的哭声	(14)
第三章	分赃黑幕	(32)
第四章	顾府风波	(44)
第五章	当机立断	(67)
第六章	神秘的小院	(90)
第七章	假证	(109)
第八章	蛛丝马迹辨真伪	(144)
第九章	爱的“罗曼诗”	(158)
第十章	小市风潮	(186)
第十一章	暗网密结	(207)
第十二章	梦魔之夜	(247)
第十三章	山路奇遇	(271)
第十四章	阳光下的罪恶	(307)
第十五章	雪融	(341)
第十六章	血色冲击	(370)

落雪了。是从午夜时分开始的。

最早时才几片、几十片，象天鹅抖落的羽毛，在夜空中泛着幽蓝的光。渐渐地，下得大了，密匝匝的雪片缀连成一幅巨大的幕幔遮蔽了天空。这时候，在严寒而深邃的沉寂中，可以听到细微的摩擦声，神秘、模糊，仿佛雪花软软的呢喃……

生息在清洋河两岸的人们，本已不对这个冬天抱任何希冀了。从万木凋零到眼下春之将至，他们没见到半点雪渣儿。而雪对于农民们说来，比墨写的“福”字不知要添多少欣慰！冬天无雪，比拽了心肝还要难挨，那是一种弥漫开来浸入膏肓无所不在的郁闷和压抑。

不过，终于落雪了，在他们甜梦酣眠的时候。

雪，精心装扮了这个曾是皸裂干燥一丝不挂的世界：树的枝丫裹上了洁白漂亮的树挂，群山和房屋戴上了白帽子，田野获得了一床喧松的被……

两只乌鸦在雪幔中无目地飞，“呱呱”得凄凉，因为它们的巢被雪压塌了。

雪，静静地落，静静地……

第一章 雪野夜行人

雪落到凌晨三点钟，慢慢减弱下来，但，雪野不再静寂，它的深远处分明传来细而尖的嘶鸣声。那声音仿佛是从某个海滩上偷偷登陆，偷偷向这片土地奔袭而来，继而大举推进，明目张胆地把平静的雪野搅得天昏地暗。在空中懒懒飘动的零散雪花，忽然改变了姿态和节奏，慌乱地翻飞，象一群白色的小生灵，在混乱中寻找着归宿。

雪下得大，风也起得猛，于是，积压在土地上的雪片便不安分起来，它们混乱着，拥挤着，借着风的势力纷纷扬扬地腾上天空。也许它们一改净化尘世的初衷，也许它们压根就不愿从几千米的高空降临人间，也许风与雪为庆贺它们的重逢而在这寂寥的荒野疯狂地拥抱、舞蹈呢，也许……不管怎么说，雪野喧嚣了，令人恐惧，如果此时，这里有人说的话。

这里确实有人。当清洋河的子孙在天地不醒地做好梦想好事的时候，有两个黑影向县城方向奔来了。其实，用“奔”字是欠准确的，他们没有翅膀，奔不起来，何况脚下尺把深的厚雪象泥泞一样使双腿显得沉重，头上的寒风裹着雪花无休止地往脸畔、鼻孔、袄领、衣袖里钻，他们在威力无边的大自然面前，一会摔倒，一会呛得咳嗽，一会掉进被雪伪装好的陷阱——大坑里，滚得全身花白……他们不能“奔”更不能“飞”，只能一步一步地挪。

“妹，咱还去么？”男的抹了一把脸上的雪沫问道。

“去！”女的回答极坚定。那个“去”仿佛是咬着牙根道出的，被风雪打得眯缝着的半睁半闭的眼睛溅出两点火花，既冰冷又凶狠。不过，那目光象一颗流星，闪过之后又变得温柔了。女人将手插进男人的腋下低声说：“哥，咱走到葫芦头湾那喘口气，行不？”

哥沉闷地“嗯”了一声，夹紧胳膊，带动着妹妹继续往前走。他们互相倚偎，艰难地跋涉，渐渐地，身影隐约，消失在雪幕之中……

这两个人，女的叫罗淑君，男的叫罗一山。自从他们出现在雪野之后，空寥的雪夜便不再单调，黑色的影子表明了一种颜色的存在，一种力量的存在。如果说那影子是白纸上跳动的音符，那么，这巨大空间里的旋律唯有他们去定调去谱写，因为在凌晨三点的寒夜，只有这兄妹俩和风雪和黑暗和狂风在一起。

两个人，仅仅两个。

太渺小，太微乎其微了，苍茫混浊的天地间，他们只是两个黑点子。然而，恰恰是这样两粒可怜的黑点，在以后的时光里，释放出的能量却使清洋河的子孙刮目相看：一起震惊胶东的大案，在他们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的攻击下，昭然于世，接着，双河县的“多米诺骨牌”便象收割机割麦子一样倒下去……这些都是这个黑夜以后许多日子的事了，以后将有许多人登场表演，他们将忏悔、顿悟、彷徨、恐惧、绝望、报复、陷害、奉承、乔饰……自杀、杀人、被人杀。现在却只有他们。

两个人，仅仅两个。

后来发生那样多那样复杂的事，是罗淑君和罗一山始料未及的。他们想不了许多，实在的。

此刻，支撑着罗一山去县城的是索回丢失的苹果和从事所喜爱的劳动的权力。罗淑君则更简单却也更炽热：复仇，复仇！这是她先前眼神那般凶狠的原因。

葫芦头湾泊在凤眠坡半腰，原来是个大石坑，离凤眠坡村有五里多路。它不足一亩，外廓象葫芦，因此而得名。

它的历史很短，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那一年，男女老少都跳“忠”字舞，岩浆般的狂热似乎感动了那个古老的石坑，坚硬的石棚竟然冒出清凌凌的水来，水位在一夜之间涨满了坑，汪出一个葫芦形。这个奇迹使村民们疑惑不已，若不是兴“文化革命”，按老规矩，非要烧几炉香。果然，葫芦湾派上了用场，外村被“革”得不想生存的“黑五类”为逃避皮肉之苦，钻了进去。湾边只留下死者的鞋袜遗书之类，湾面上却不见有尸首浮起，水依旧清得透蓝，他们仿佛在水底的某个地方永恒地休息了。这样，葫芦头湾带着神秘与深晦莫测的魔力进入了村民们的中枢神经，那一泓清水象一个不解的谜，在他们酣睡之中也不免常光顾梦泽。

有人站出来解谜，说尸首之所以不浮是碰湾的人在制造假象，他们根本就没有死而是逃走了，即便死了也是尸首浮起后被人偷偷捞走了。这理论和推断或多或少解除了人们对葫芦头湾的惶遽，但几年后的一件奇事把本来并不坚固的心理堤坝毁得彻底而响亮。

那天夜晚，葫芦头湾突然亮起了绚丽多彩的火星子，随着大风在飘移不定地闪烁，放光，聚散，偶尔还叭叭做响。它们那样闹腾了两个小时。得知这事的几十个人趴在远远的山坡后，半露着脑袋，窥视着湾面上的喧闹，大气不敢出一口。

夜里四、五点钟，大地猛然筛罗似地晃动起来。人们象炒豆似地从睡梦里惊醒，蹦出门来。人失去了在大自然前的自信和优势，丧魂落魄地站在旷地上，望着黑洞洞的窝儿发愣。第二天喇叭说：这叫地震。从此往后的两个月他们是在苞米秸扎成的棚子里度过的。草棚子生活酿成了葫芦头湾的绝对主宰神圣的地位。

夜幕降临，每一个棚子都在悄悄地议论，破译葫芦头湾传送给人们的密码，越是这样他们越是惶遽不安，越是感到自己的不可饶恕，越是不能原谅自己，象犯了弥天大罪一般：那一湾火星子不是告诉你要出事，你为啥不听？火星子撞出声响来，那是它在叫你，为什么偏偏听不见？地球那么大，唯独凤眠坡的葫芦头湾向人发出要地震的信号，这是多大的福份？凤眠坡却担不起，非要拱到被窝里搂老婆亲汉子地睡！怪谁？

垂首湾边默默无声的人虽然多了，谁也不说什么，谁都能听出彼此的心里说着什么，那一湾本是平淡无奇的水勿庸置疑地神圣起来。

罗淑君那时就在这汪圣水前站过，她没有看到湾面浮火往返的情景，但她信。从前她是不信的，她曾以无神论者的冰冷面孔斥责过人，后来便也信了。

今夜，罗淑君要和哥哥在葫芦头湾歇歇脚，不是因为风吹雪打，也不因为累，是那个无形的东西吸引着她不能不来，换句话说，此刻她特别需要拜望那一湾圣水。她需要一个支撑。是呀，再有几个钟头天就要亮了，那时候，她要 and 哥在县府面前创造一个别人干不了的奇迹，要让小小的县城——双河镇的男男女女们大吃一惊，要让他们吃惊之余恨那些她所恨的人。能达到目的么？不敢说。所以她需要一个支撑，一个许诺。

他们爬到山腰，默默地坐在葫芦头湾沿的一蓬枯草旁边，默默地望着那湾静水，默默地燃着了三根香，又默默地烧了几张纸钱。这是凡要真心祈祷的人的规矩。

远处滚动着沉闷的响声，说不清在什么地方，撼着山野撼着脚下的地皮儿，脚心微微感到颤动。这时听不到雪野中尖厉的呼啸了，不过，那撼山撼地的喑哑的响动，似乎是千百声呼啸汇聚到一块儿变的，不轻浮，不刺耳，却更让人心魄产生一种畏怯，让人觉到这世界在那响动中向前缓缓地移动着。

那是感觉。面前的湾水却不为那响动所动，平静得象块玻璃，雪花在上空旋转，当沉落到水面时连个影儿也见不着，连道纹儿也不皱。这里是宁静的，这宁静却使罗淑君紧张，害怕，心惊肉跳，一股冰凉虚空的痒从丹田爬上胸脯，在奶盘子那儿凝结，两个奶子硬梆梆地挺起来，随之又散开去，彻身地凉……罗淑君闭着眼，承受着这宁静带给她的压迫。她知道，自己必须挺住，不能让哥觉察到丝毫。哥是听她的，她的任何犹豫和胆怯，都会破坏天亮时那个计划。

这样默默地过了一段时辰之后，罗淑君睁开了眼，蓦地，看到水面的中央绸缎似地软软地拱起了，上面缀了一溜儿珠宝似的星星——不，是浮火，光彩奇特，全是一些说不上颜色。这莫不是村里人传说的那种火星子么？

罗淑君的头皮通了电流似地闪过一阵麻木，凉凉地象被人剥了去，全身每一个汗毛孔仿佛都张开了。“哥，你看！”她轻声然而惊慌地说。

“什么？”

“你没看见什么吗？”

罗一山顺她指的方向看了个仔细，然后闷声闷气地说他什么也没看见。

湾面又平静如镜了，好象什么也没发生过。

“淑君，你看见什么啦？”哥问。

妹摇摇头。

二

他们继续往县城赶。临离开葫芦头湾时，罗淑君向湾里撒了十块钱的硬币。撒钱、烧香是原来想好的，不知怎的，她又拉哥向湾磕了三个头。

走出山来，雪夜的呼啸仍然还是那样尖厉、轻浮，唧唧的嘶鸣贴着地面闪电般地向前面黑暗的深处滑去。

罗淑君拉着哥哥的胳膊，手仿佛燃着火，滚烫、滚烫。刚才倏然逝去的火星使她很费解。葫芦头湾哪，你想说什么呢？是不是我不该上城里去？是不是我的打算太狠了一点？你是想让我再琢磨一下那样干的后果吗？……

那突然出现的火星子是一个暗示，是一个征兆，这肯定是无疑的了，如果按那次地震的规律来分析推测，这是一个不吉利的征兆。这个兆头令她沮丧。

昨天傍晚，村里的大喇叭没有喊，她到大队部看了确实没有信来，心里一阵激动。为了把村里的那帮狗男狗女掀下台去，她向县长写了三封信，最后一封信说如果五天不给答复就采取行动。昨天是第五天，县长大人连个屁也没放。真是天赐良机，你不仁，我不义，打破了头肠子流出来那也怪不着别人啦。她擦拳摩掌一溜烟跑回家，推开门便没头没脑冲哥说，明天干！

她一夜没睡，两点钟就爬起来，鸡鸭鱼肉地做了饭，叫哥吃了肚子饱饱的三天不吃也决不会饿。

她很兴奋，兴奋里掺着战栗。她自信手里攥着真理，走遍天下也不怕。大队书记吕风江他发了责任制的“国难财”，这回叫他连汤带水全吐出来！这也并不重要，能出了积郁心底的那股子气，她甩出十万块钱当火烧也值得。

罗淑君和支书吕风江有不共戴天的仇结，村里人都知道。当年罗淑君进监狱，吕风江是落井下石者之一，为了报仇，她曾经想了许多法子。捅刀子下毒药她不干，她觉得命比他值钱，一命换一命是亏本买卖。罗淑君清楚，爹妈给了她漂亮的貌相，许多人都在想自己的好事，于是她一反常态，仿佛忘了那段仇恨，去贴吕风江，时不时在他眼前故意解开第二排扣子，露出白嫩嫩的胸脯，用娇酥酥的微笑去钓他。吕风江似乎看透了她的用意，对

她远而敬之，他的丑老婆偏偏也不吃醋，最后，罗淑君承认她失败了。但她象猫一样，凭着灵敏的嗅觉去捕捉吕风江的致命之处，终于，这个机会来了，吕风江借果园承包之机把大队二百亩果园吞为己有。这是多大的罪恶！她稳住阵脚，不吵不闹，让他们种上一年，得了大利再狠狠地砸他。现在正是果园承包一年，他们捞了大钱正在做好梦，进攻正是时机。

昨夜，罗淑君用扑克开“十二月”，结果全开。她暗暗高兴过，不料想，葫芦头湾那珍珠似的火星星，却和扑克算得正相反。哪个灵验？她有点焦急不安，紧紧拽着罗一山的胳膊，不仅觉得手热，脑门也轰轰地闷热起来，好象不是在雪里行走，而是在炎热的沙漠里跋涉。

“哥，你不热？”

“不热。”

再就没有话了。罗一山和妹妹无论哪方面都象一面镜子的两面，迥然不同。他不善言谈，不显山不显水默默地干，和异性来往象鸿蒙初开的孩子那样羞涩，并且可以算拙笨一类的人。哥话少，妹不怪。

走上大路了，雪不象在田野里难对付，那里的土质松软，这儿却坚硬得多了！罗淑君的腿脚仿佛卸去许多沉重，不用拽着哥，也能走得快。她跑了几步，迎着风深呼吸了一口气，弯腰抓起一把雪搓了又搓，手实在热，一捧雪顿时化成水。好清凉！雪水吸热，心里不那样闷躁，她索性将湿漉漉的手紧捧着两腮，让那些热尽快散去。

“哥，快点走。”

“嗯。”

他们执着地向县城方向走着，哥象一只骆驼，妹象一只蹦蹦跳跳的兔儿。此刻，罗一山只知一大步一大步地向前迈，但罗淑君却活跃得很，她燥热、惶惑、想东想西。思路象她那蹦蹦跳跳

的脚步。

她不能不想。天亮后的那一仗，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只能赢不能输。不然，吕凤江那帮人会变本加厉地砸她，土皇帝的地位会更牢固，你罗淑君纵然有孙悟空的魔法，也只能在他手心里转！这一回翻不过身来，只能等下一辈子啦，那是死也不能咽下这口气，死了也得睁着眼！

明天一战的关键在县长大人谷中泉。要干倒吕凤江，单枪匹马不行，抓不住个掌权的更是白搭一支蜡。罗淑君选中了谷中泉，借县长的手干倒吕凤江，这是上策，而且利索、省劲。在兵书“三十六计”中叫此法为“借刀杀人”。这把“刀”真的听自己使么？罗淑君没有把握。如果有七成信心，昨夜她也不会开“十二月”，也不会跑到葫芦头湾向圣水撒钱、烧香、磕头。

罗淑君走着，越走越快。她对天明后的行动做着各种估计，尽管出门前认为已经万无一失，现在随着一步步逼进县城，倒觉得还有许多没有想周全。哪不周全？浆糊一团，不清楚。

谷中泉的脸庞越来越多地在眼前闪现：方方正正，一脸坑坑洼洼的青春豆，眉梢被烙了一个豆大的圆疤，眼睛离眉毛很近，睁大的时候便和眉毛贴在一起……这张脸曾是俊气的，曾是钢铁浇铸般地坚硬，但现在，罗淑君憎恨这张脸，他再也与己无缘了，它的存在只是为了恨。八年前，她曾为他倾倒过，腮蛋儿每当和他贴在一块的时候，被他粗糙的青春豆磨得发痒，那痒从大腿根儿滋滋地往上窜。那是何等地幸福！不禁闭上眼，在炽热的晕乎乎的陶醉中，身子仿佛浮在云彩上，没了骨头，没了天地，只有麻酥酥的然而是无法言表的舒爽。脑壳里空空如也，不，是充实，那个叫做“爱”的东西已经将一切都排挤出去啦。当一个女人真正地爱她偶像时，哪怕对方投来一个眼神，就会刺激得她心头痛起一汪甜热的波澜，何况，那一脸肉和自己粘在一起呢？……罗淑君爱过，幸福过，舒爽过，肉身子曾被那双铤般的手摸过，

捏过。自己的手也曾伸到他热辣辣的胸脯上暖过，也曾被“爱”烧得忘乎一切地去……那都是八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年轻。八年如浮云，她再也没见他，今天，他堂而皇之地戴上了县长的官帽子，道貌岸然地接受那个美称：谷县长！

罗淑君并不嫉妒老情人当县长，八个月前，当听到那消息后，她的嘴角只波起一缕淡薄的笑纹。那是一个咀嚼了人生品出了个中味道后而绽出的超然的笑。妈的，有什么了不起？你当县长也不比我多长几块骨头！我干服装个体户一天挣的钱比你一个月的还多！你夹腋窝里有多少根汗毛我都清楚，你的官再大当年还不是跟俺亲了滚了干了睡了？想到这儿，罗淑君胸里荡出一些得意，溅起几点鄙夷不屑，沉淀出焦巴巴的知足。大约就在这时，她那复仇的盘算才有了眉眼：借谷中泉的权力，扳倒吕风江，让凤眠坡的天地翻个个儿。新官上任三把火，有一副六亲不认的狠劲，何不趁热打铁放上一把火？只要这把火烧着了吕风江，就不愁烧不着那帮人：县人大主任顾斯民，副县长陆明，还有村里的那一串……扳掉吕风江只是复仇计划的第一步。

罗淑君有时感到自己很坏，野心太大，仇火太旺，真想一笔勾销那些恩恩怨怨的往事，真想走得远远的到一个全新的环境里去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但眼前的事每每引燃起那团复仇的余烬，而且更加炽烈。“如果别人摊了我这么多的不平事也会忘了吗？”她自问，回答是否定的。是的，忘不了，复仇雪恨的愿望象一条久燃不息的火舌舔吮着那一道道滴血的伤口。她的服装买卖很兴隆，然而，“大团结”如流水往里淌的生活她有点厌倦了，倒喜欢在报复的焦土上驰骋、游戏，因为他们提供了报复的机会。

在罗淑君复仇的眼光里，原先只饶恕一个人：谷中泉。道理很明了，不必多说。现在，谷中泉也不能幸免，因为她写了三封信，最后一封信她付出了六千五百元的代价，但如泥牛入海全然

不见一点音信。谷中泉在装聋装哑。她毫不犹豫选择了逆流而上的态势，她要抛弃“永不见谷中泉”的信条，八年后，第一次面对面地站在他眼前，她要……她的重新出现对谷中泉会造成如何的狼狈、被动，她想过，乐得偷偷地笑。奶奶的，你怕沾腥，俺偏往你身上蹭！第一个先冲你开刀！叫你戴着县长帽子憋去！做猪做狗我就这么一堆，你看着办！

珠宝似的火星星又闪现了，罗淑君有些害怕。那是个征兆，是不是不该去见谷中泉？那样做是不是太绝了？该掉头回去么？她这样想着，脚却不由自主往前迈。

“妈的，走一步就离你近一步了。”她暗暗骂道。骂谷中泉，罗一山是听不到的。她下意识地挣了挣贴身的衬衣领子，心扑通一跳。

那是件红色的涤确良衬衣，现今已不值钱了，但当她第一回穿上的时候，却很兴奋、辉煌了一阵子。那时候她最大的企望莫过于一件红的确良衬衫，演《红珊瑚》中的珊瑚妹，一举在乡间走红，然而她没有一件红的确良衬衫，在土台子上唱完戏就还给人家。莫大的憾怅。谷中泉投其所好，咬牙跺脚给她买了这件衣裳。穿衣服那天，简直可以说，是三百六十五天中最辉煌的日子！当时罗淑君娇滴滴地吊着谷中泉的脖子，那笑里能挤出十斤蜜水！亲昵完事又对着镜子照，衣裳的红颜色均匀地返照在脖颈上，丰满的下巴上，脸象涂了胭脂，嘴唇象抹了口红。她用力睁了睁眼，嘴角一吮，嗨！真俊！罗淑君自觉有生以来第一回这样俊，她端坐着，保持这最佳姿式，轻声唤：“中泉，你看，这衣裳合适么？”话是这样说，心里却希望他来赞美，来搂她，亲她……昨天夜里，她重新翻腾出这件衣裳，对着镜子穿、照，八年前的缱绻之情已荡然无存，镜里的她竟那样凶。她觉察到了，很震惊。这就是我么？她不敢相信，镜中那个凶恶的她仿佛要扑出来结果自己的命。她极力平息下来，极力地笑了一个，那是一个什

么样的笑呀，比哭还难看！就这样在梳妆台前折腾了一阵之后，她冷静了，安定了。八年啦，谁不得变一变，那股子一掐一包汤的水灵劲永远不会再来了！最后，她还是认为自己是美的，还有招人的风骚，这是女人的无价之宝，可以感恩，也可以复仇。她相信，谷中泉见了不会无动于衷，况且八年前如胶似漆的恩爱他能忘了？他至今没娶媳妇，更是个有利条件呀！不管他当县长了怕不怕沾腥气，明天穿着这件红的确良往那一站，不怕他钢口铁牙地硬撑。

要言之有理，以理服人，

要和风细雨，以情动人，

要浓妆艳抹，以美诱人。

这是罗淑君内定的三条原则，她自认为这是聪明的，万无一失的。至于能不能和谷中泉和好，那是另外一码事，因为那团欲火早在八年前熄灭了。然而明天，她必须要情意绵绵地去蹭他，用火辣辣的热望和急切切的恳求掩盖复仇的意图，让他哑巴吃黄连，品得出说不出……

罗淑君一路思考，忘记了哥哥的存在，但珍珠般的火星星时不时地闪烁，使她原来坚定的信心变得犹豫起来，她真后悔不该到葫芦头湾去拜望那汪圣水。

不知什么时候，风息了。不知什么时候，密不通风的雪幔消失了，零星的雪花又慵懒地徜徉在穹窿中。不知什么时候，东面的山群由黑变得白皑皑的，锯齿状的边缘亮些一线耀眼的银色。

“快到了。”哥的一声闷语，使妹恍然一愣！

县城已在前面。

罗淑君胸中顿时荡起一阵战栗一阵激动一阵热热的企望和跃跃欲试的骚动。

“哥，吆喝一嗓子吧！”她想喊。

罗一山闷声闷气地说：“你吆喝吧，我听。”

“噢——！”“噢噢——！”

罗淑君畅开嗓门，在雪地一边转着圈走一边喊。她感到无限清凉、自在。

她想好了，到了县城，先要到一个同行家梳装打扮一番，漂漂亮亮的，然后就开始行动。

“不是不报，时机不到，时机一到，什么都报！”罗淑君默默地在心里说。她忘记了珍珠般的火星子的暗示，不再惶惑，两只眼睛分明地凶狠了。

“天，快点亮吧！”她自语道。